



07855

經義述聞弟三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兗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罰哉 柔遠能邇 教胥子 咨女

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

爲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既道

嶠夷既略 厥篚元纁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誓字古文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甯

由乃在位 相時憺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暫遇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沈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兪才 昏棄

聰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敷佑 啟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茲不忘大功 予不敢不

極卒甯王圖事 厥考翼

兗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兗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兗充也釋

文兗字無音切正義曰兗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梳頰

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梳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



述三

一

桃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枕同。古曠反。橫充也。卽爾雅枕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枕。

述三

二

脫誤爲充。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

戴氏文集

引之謹案。充枕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

爲充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

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充被四表。周

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充被四表。北堂書

鈔樂部一鈔本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充被四表。

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

足以充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頗讀充被四表之

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充被四表。魏公卿上

尊號奏禋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梳充也。孫炎本梳作光。舉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

述三

三

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充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

神曰吳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躬緜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庠成訓光爲光耀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字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

述三

四

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采與平相似亏部曰古文平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采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

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采引案汗簡曰古文尚書平作采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采古毛詩

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采引之謹

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采字之誤

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萃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洛

誥平來以圖羣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

鄂所改也集韻併使也或作伴古作平萃傳訓爲遣使則萃與平同馬本作

萃。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作平也。其非  
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𠄎字。不得加艸作萃矣。自古豈有  
從艸𠄎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𠄎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  
豐部𠄎字。則引虞書曰。平𠄎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  
本萃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  
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  
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  
西巡頌曰。惟秋穀旣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  
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  
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

述三

五

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  
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  
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  
字。據尚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  
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  
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  
書曰。辨章百姓。鄭注曰。辨。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  
辨之本。而其字作辨。不作𠄎。然則古本無作𠄎者矣。如  
古本作𠄎。則鄭當曰𠄎。古辨字。或曰𠄎。辨別也。始合詁  
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爲辨也。又馬鄭之本。往

往不同

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祖阻昵也馬貢洽

于江海釋文洽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洽馬本作均云均

平微子讐斂釋文徐曰讐鄭音疇馬本作棚云數也金

滕丕子之責釋文不作辯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

音悲反馬同鄭音不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

平章賞罰

李賢注平和平也

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表引傳曰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

李善注與李賢同

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

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眞部

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潔堅辯為韻博澤為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費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壑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眞部也

述三

陳琳車渠椀賦為用便矣亦與珍民為韻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

象象傳屢以為韻見顧氏甯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

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為韻尤其明證也又平

與萃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說文徧字注曰讀若

萃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

入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

傳自以便面拊馬即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

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

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即

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亦平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

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涵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卽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卽均平字。地官賈師職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辨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

述三

七

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芣平平左右，左傳引作

便蕃，毛傳訓爲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

故云平

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

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

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

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贊引作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徽子世家載洪範文則

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

王道蕩蕩，旣是平易之貌。

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魯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

韻考之說文。踰字讀若萃。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爲

韻。踰偏皆以扁爲聲。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

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

辯其爲平字明矣。朱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滌滌。馳萃

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萃萃爲草貌。失之。萃萃與

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

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甄文志

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

字明甚。而王氏鳳喙尚書後案謂當作采采。始踵惠氏

述三

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

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

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

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

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無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

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竝見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

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當有日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

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榑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

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文注北稱幽

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

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經曰禋于六宗與大傳作澶異。在治名與大傳七始

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

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去

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幽都山名。見爾雅。蓋用古文尚書。大交

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阨之地。堯

述三

九

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

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

幽都矣。而鄭乃以爲當有日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

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阨。北降幽都。降當爲際。說見墨子。東西至

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

南至交阨。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

服。犬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

服。南撫交阨。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二書皆言交阨而不

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阨。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倚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無幽都。南道交阨。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

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爲旁。旁之言

述三

十

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玉方鳩僝功。史記

五帝紀作旁。舉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商頌。元

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正義謂方

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

方興。相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世家

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前。竝受其禍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

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

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

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晉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

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

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sup>彘</sup>亦徧也。說見前彘行傳說皆失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為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為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為句。以孝烝烝為句。又不格姦為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

述三

蒸。蒸與烝通。罔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賦。賦之間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為句。以孝烝烝為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為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曼曼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

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甄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大子表曰。管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鼙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

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

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

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爲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內則。詩

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

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

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

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

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

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

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

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

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

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伋殷乃承敘。承敘二字

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楚語曰。倚相將奔走

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章注。顧命曰。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

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

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懼。徐廣曰。今文

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口。子甯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齯字書以爲古齯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

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

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

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上辛，上丁。

述三

十四

類之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廬植蔡邕竝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虢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邠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虢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收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竝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日竝振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贊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

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

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鄭曰五禮公侯伯

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

禮改之飾羔鴈餽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

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

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贄玉帛生夙皆朝聘

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為授與五器為授贄之

器則經傳無徵始不可從馬以五器為上五玉亦非也

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王卒乃復可

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

三帛二生一夙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為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

脩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為如如亦可訓為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

述三

六

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七又曰宗廟

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七宗廟之事與會同

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夙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

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

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

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

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簠豆鉶壺筥鬯與車由上

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為五等諸侯所

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

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而謂之諸

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夙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

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

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

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

鄭以復為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

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

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

述三

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曰以下。諸事皆畢。

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

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邇哉。上下勤邇。罔不明德。邇祀

知邇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邇哉。今本邇作愷。乃衛包所改。

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邇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

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案古文作邇哉。今

文者。伏生口誦。邇謚聲近。遂作謚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

恤我恤與

說文引作誠以謚我卹謚溢古聲相近而字

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溢慎也慎謚密

靜也密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謚是靜與慎同

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行曰慎靜而上寃

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慎罰也召誥曰

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慎也慎卽上文所謂敬德也

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慎也慎祀卽召誥維誥所謂茲祀

也爾雅茲慎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慎用人之道也

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

述三

六

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

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

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

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

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

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

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

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

鄭箋曰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鄧班碑作深遠而邇。屯彖傳。宐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康欒益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詰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士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

述三

九

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胄子。

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並作教胄子。史

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

毓。通作鶯。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督育恐育鞠。鄭箋解

督育曰。育。稚也。

稚與穉同。

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

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

見鳴鴉釋文。

幽風鳴鴉篇。鶯子

之閔斯。毛傳曰。鶯。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鶯由六反。徐

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

堯典之育子。卽幽風之鶯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

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

述三

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

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卽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

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爲穉子者。故史公

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

大司樂釋文。育音胄。邶風

谷風篇。既生既育。與穉。離。售。鞠。覆。毒。爲韻。

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大子晉

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

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

子弟。訓胄爲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

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而訓爲教長。非以胄子二字連

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

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胄，長。句。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胄，長也。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謂止有子字。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育，長也。教長，猶言教。

述三

主

育。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國子，王制：讀我曰國子。策：公暇大夫之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敕禹及塗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

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

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皋陶

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

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

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為四人十二牧為

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塗益伯夷夔龍為九人及斯伯與

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鄭以及斯為一人朱虎熊羆

誤補遺曰及斯為二人伯夷為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

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

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為一

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

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割也傳以為朝臣舉之非是

蔡傳曰兪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

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

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

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為四岳可知故不

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圻族無咨四岳之文

故異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異位之命亦咨四岳而

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

述三

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兪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

為六人則何以有兪曰之支經又云乃日觀四岳羣孩

班瑞干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二

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

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

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

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

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母岳一人皆爲

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

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

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

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

述三

三

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既以丹朱歸訟爲不可

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

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

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

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疆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設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設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說皆作義

皋陶謨疆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

善也謂性發疆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

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瘡惡皇侃疏義善也守通作儀說文義已

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訖。縞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

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述三

三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烝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

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

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韋昭注。周語。竝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

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擗竿而欲定其

末。擗。與。擗。同。今本誤作擗。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

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卽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

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秦

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

用矣。於時。烝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簪也。昏

塾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烝民乃定也。烝民

乃立。非專指艱倉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倉者矣。使去倉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述三

三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作之言乍也。

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

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

退始放牧也。沘潛旣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

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旣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士始乂也。史

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爲

于欲左右有民。女翼于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

賢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習。注曰。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

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

述三

美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

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

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詳見讀書雜誌。漢書下

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

女劫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首曰。犧音儀。說文曰。犧從車義聲。或作犧。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灑。議。臯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庫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臯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臯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旄倪之倪。非是。

述三

七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臯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勸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厥興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茫濇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天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嶠夷既略

嶠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嶠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述三

天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間。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屢絲。厥篚元織。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織纁。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頓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織。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頓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

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並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云。苟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纁珠與魚不同類。則曰纁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纁珠暨魚。則以帛爲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帛。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繚暨。綦十二。

述三

无

孔注云。元繚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爲證。又曰。馬注組文也。嘗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獨紐璧而已。不當專取紐璧爲義。且不言紐。而在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綦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綦爲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栞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岐既旅。傳曰。

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栞旅。今本栞作刊。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

傳曰。九州名山。已榘木通道。而旅祭矣。家人曰。傳以

旅爲祭名。則旅平二字。栞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

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荆岐

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

學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

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

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

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

成道也九山棗旅者棗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棗通

言九州名山皆已棗除成道也九山棗道與九川滌原

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

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荆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

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 威侮五行

述三

三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

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

威為暴虐侮為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

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雅

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為蔑威之為蔑猶滅之為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

曰蔑荀作滅逸周書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凶釋文之侮滅即侮蔑也文選典引蔡注蔑侮五

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

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戾虎

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

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

侮五行亦威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斲集韻同汗簡作斲古文四聲韻作斲又曰斲同上又重刻斲斲斲斲四形云竝籀韻玉篇廣韻作斲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斲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斲斲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斲斲也從斤斲艸籀文作斲從艸在父中父寒故折艸在父中則其字亦可作斲上中似止下谷似缶故譌爲斲又譌爲斲爲斲爲斲也其七經孟子

述三

三

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斲則斲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盛理於泰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誓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斲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或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股本紀舍

我嗇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卽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行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生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

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斲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敷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

括其爲善政。隱括與槩栝同。荀子性惡篇。栝木必將待槩栝。正曲木之木也。卽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儉民

儉說文引作憇。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

相時息人。陳禹謨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憇之譌

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尚有作憇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

憇民四字。憇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

述三

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

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言自作不典。不善。卽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

靖通作埽。又通作靜。小雅不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埽恭祈福。蔡邕王

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埽。公左氏穀梁並作靖。逸周書謚法篇。柔德考厥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

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埽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

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侮

成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

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侮老人。皆後人所改。不

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曰。老與

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

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

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

幼連讀。殊為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為孤弱而輕忽

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

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

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

述三

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為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子冲子 爾

邑克明 明時朕言

冢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

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幽風。諧正義引

鄭注。書傳。略說曰。孟通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鄧曰。

明庶風至。明庶者。迎厭也。馬貢孟猪。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

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

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

時敘

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子冲

子言公當勉保子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  
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效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  
致言勉焉盡力致效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豐豐  
勉也鄭注禮器曰豐豐猶勉勉也豐豐勉勉明明一聲  
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豐豐文  
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  
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女  
乃是不覆之覆同音故覆亦訓為勉覆明孟古並同聲  
後人咸知覆孟之為勉而不知明之為勉故解經多失

述三

三

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  
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  
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翁見隸  
釋翁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  
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  
有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經

凡言寇賊姦宄

堯典

草竊姦宄

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為竊盜之行

寇讓姦宄

康誥

鴟義姦宄

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三宅無義民下及盤

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

以姦宄于商邑暴虐

姦宄亦平列字

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

篋篇知詐漸毒

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

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

盜而漸

楊倞注訓漸為進失之

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

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楊注訓漸為進又訓為浸皆失

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亦詐也言小民方

與相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

為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隔蹉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

述三

三

原道篇曰偶蹉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

曰衣無隅垂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垂邪也全幅為衣

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垂人邪謂之偶蹉聲義皆相

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

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

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

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

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

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

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

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

杜注亦曰。育。長也。

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

育為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始失之

迂矣。今案育讀為胃。堯典教胃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

注並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胃。是古育胃同聲

而通用。說文曰。胃。允也。無遺育。即無遺胃。周語曰。晉懷

公無胃。是其證也。又案劓為截鼻之名。又為斷割之通

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

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

述三

三毛

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

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為斷割之通稱。傳訓劓為

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為截鼻。而讀我乃劓為一句。殄滅

之無遺育為一句。夫既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

乃又為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

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外刑。

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子。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為截

鼻。而不知其又為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

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酒猶淫酒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酒于酒漢書敘傳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

### 述三

三

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酒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

辛湛酒

易林賁之乾帝幸沈酒

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

酒于酒湛與沈同沔與酒同成二年左傳曰淫酒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酒之意楊雄炎祿

勳箴曰管在夏殷桀紂淫酒淫酒卽沈酒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卽淫佚故淮南要略塵梁沈酒

高注曰沈酒淫酒也漢石經母勅篇母淫于酒是也沈

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雲篇

屬杜子春日淫當爲湛曰久雨爲湛考工記旣氏淫之以懸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

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謨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淫。湛。淫。卽淫。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淫。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子顛墜。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

指告爲一句。子顛墜爲一句。說文墜字注曰。商書曰子顛墜。是以子顛墜三字爲

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子顛墜。裴駟亦以告字絕句。子顛墜自爲句。無語辭。猶

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無念。念也。古多

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眾。其爲致告。是也。說

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是乎致武。指。字或作底。襄九年

### 述三

完

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周頌武篇者。定爾功。毛

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者之。潛

顛墜者。子。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墜也。曰。今爾其致

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亢字或書作允。形

與允相似。故允譌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

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

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

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臯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元妙之中才。才。卽哉。完漢崔瑗。張平子碑。維帝念功。在才女諧。雖未能抽引。逸周書鄆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

### 述三

罕

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求弗。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迪。傳以昏爲亂。失之。

###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問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

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

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又明

與哲睿與聖義竝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

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敬同敬古讀若每謀古讀

若媒竝見唐韻正謀敬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敬政地

道敬樹鄭注曰敬或為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

聰敬肅給也聰與敬義相近廣韻敬聰也達也而云聰敬肅給

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敬聽樂大史

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敬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

述三

望

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

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敬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

恭肅曰治理上字與下字義竝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

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聰則敬不聰則不敬故五行傳曰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即不敬若以為不能謀事則

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

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為敬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

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

克哲克聰克敬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

謀為敬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愴

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愴人 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

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

逆三 望

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

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

厘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

正長也為長之人周官大宰所謂建其長建其正也推

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

入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詳見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

吏案正長也在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

統庶士有正者案正長也庶士伯君子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傳曰小大厥正官之人案正長立政曰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獄獄

是治此眾獄眾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文侯

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

官之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康誥曰：不于我

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即正

者。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建立長官也。篇

惟正是義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立正。恐其怠忽

故以君臣立政為戒。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

誤以政為政治。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言國家建立長

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

立政之臣。正義曰：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是也。說文曰：事職

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甘誓

曰：乃召六卿。王曰：嚶。六事之人。傳曰：各有六事。故曰六

以官府之六職辨。外事。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

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言爾國之官

之奉職者謂。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言爾國之官

康叔為司寇。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

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

與上文女劼。茲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

相承。傳謂況。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正

汝身事。失之。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正

事者。牧。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

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事。猶

任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又曰：乃克立茲常事

注呂氏春秋。誠廉篇曰：任。職也。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

述三

墨

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

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羣吏正義曰。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

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為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又曰。茲乃允惟王

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專職

也。王臣或為長官。或任羣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立政曰。立民長

相宣序民事。政事。即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

伯。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為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

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墨

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

述三

器

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三事。三職也。為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為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

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為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殆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

就緒。傳曰。為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

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即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始以迂回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

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子其無好德

子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子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

述三

畧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子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圍。曰冢。

今本作曰蒙曰驛其辭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

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圍言色澤

允明也。冢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

犯入也。

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

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冢蒙闇也。圍氣

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圍而釋

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也。

謂兆之體氣如之。

引之謹案命卜

筮。請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

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圍與冢其義雖不

述三

三

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

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

不與否同

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

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

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是曰雨。曰霽為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

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

外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為命龜之事也。說

者或以命為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為命以其職。則已誤

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卿士從庶。庶民從是。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

述三

巽

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倮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子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且巧考  
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顧懼老子

義疏曰若而也史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

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  
武王豈不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

箋曰敷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

述三

哭

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

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始失之迂矣

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  
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

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

引之謹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

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書與此

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

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僅竹筴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

寡爲筴。廣雅曰：籥，筴，籥也。是籥爲簡屬也。段氏說文闡字注以此籥

爲闕下牡。案說文：闕，闕下牡也。闕以木橫持門戶也。是

闕闕惟門戶用之。上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

施以闕闕乎？且何不直言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闕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

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

鄭眾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

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

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

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啟金滕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

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

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

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

之籥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

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

滕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

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

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

文本作雷雨，非作幽風伐柯箋曰：成王旣得雷雨，大風

雷電明矣。今改正。

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殯。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殯。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殯。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殯。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滕曰。成王聞周公殯。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

述三

五

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旣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卽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

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

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

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

管蔡放商甚開王室王於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

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幽風鴟鴞傳

室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呂氏春秋

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開春論周之刑也

相周淮南汜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

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泰族篇周成王管叔

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輔翼成王管叔

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要略篇成王在祿穢之

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父史記周本

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並云管叔蔡叔傳相武庚是也或以為

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

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

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

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

乃囚霍叔于郭凌俾康叔字于殷中旄父字于東孔晁

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字于殷曰

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

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為

三叔囚霍叔為囚蔡叔則為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

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

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

述三

五

奔管叔經而卒。囚商子刑賞篇。管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于郭凌也。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

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

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

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

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

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

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

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

述三

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

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

罪異罰者乎。偽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

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蔡蔡

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

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

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

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

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

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外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歿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竝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衛譜亦誤。

茲不忌大功 永不忌在王家

大誥數前人受命。茲不忌大功。引之謹案。忌與亾同。

古字通說見後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

若元德。永不忌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忌爲遺忘之忌。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

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貲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諡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

述三

畜

基業乎。

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

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

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子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蓄，此言厥考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闕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經義述聞第三

07855

